

第一章 元室北迁，南北 对峙形成

第一节 北元建立

一、元顺帝撤离大都

公元 1368 年（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六日（甲子），徐达统帅的明北伐军进逼通州，知枢密院卜颜帖木儿力战被擒，大都的最后一道防线失陷。

兵临城下，溃灭之势已成。二十八日（丙寅）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召集后妃、太子及群臣会议避兵北行。朝廷上下张皇失措，无复守志。左丞相失列门、知枢密院事黑厮等固谏守城。宦者赵伯颜不花痛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

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①事已至此，固守京城无异束手待毙。北宋的悲剧萦绕着受欢帖木儿，他徘徊叹惜：“今日岂可复作徽、钦！”诏准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留守，夜半偕后妃太子开健德门出走，由居庸北奔上都。八月初二日（庚午），大都失陷。明改大都为北平。

对于1368年以后的塞北元政权，明朝一方称它为元，或故元，或前元。朝鲜《高丽史》于恭愍王世家二十年（洪武四年）载：“北元辽阳省平章刘益、王右丞等欲归附大明……遣使来告。”^②称北迁后的元政权为北元。这一称号后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当时的北元，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均还拥有相当的实力。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条概括评述这一阶段北元形势说：

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峪）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蹻林祭纛，大举复仇，田单一鼓而下齐，申胥七日而救楚，岂得云情归之气，没世不复欤！

惠宗企图夺回大都。是冬令扩廓帖木儿率兵出雁门，由保安州经居庸攻北平，不成。次年复命丞相也速将万骑营于白河，进攻通

^①《元史》卷47《顺帝本纪十》。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②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本书所引《高丽史》、《李朝实录》均据吴晗此书，后文不再出注。

州。时徐达等用兵秦晋，通州守备单弱，不满千人。守将曹良臣料定‘彼众虽多 亡国之余 败气不振’密遣人于沿运河舟中各树赤旗 绵延 30 余里。也速大骇 不战而遁。《明史》卷 133 《曹良臣传》说：“元兵自是不敢窥北平。”北元君臣意气消沉 如惊弓之鸟，也速通州之遁，可见一斑。

正是因为摸透了北元君臣的这种精神状态，朱元璋、徐达得以从容分兵，逐一平定中原各地。

1368 年攻克大都以后 明朝的第一个军事目标是取山西。副将军常遇春克保定、中山、真定 冯胜、汤和 下怀庆 度太行 取泽、潞；徐达以大军继之。时，扩廓帖木儿由山西引兵出雁门，将道居庸袭北平。徐达与诸将商议：“扩廓远出 太原必虚。……今乘敌不备，直捣太原，使进不得战，退无所守，所谓批亢捣虚者也。彼若西还自救 此成擒耳。”^① 引兵直趋太原。扩廓兵至保安 得讯果还救。达夜袭其营 扩廓败遁甘肃 拥兵塞上。十二月徐达克太原 次年正日常遇春取大同。山西悉平。

随后定陕西。1369 年（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春，明军人陕。时李思齐据凤翔 副将张德钦、穆薛飞守关中 张思道与孔兴、脱列伯驻鹿台以卫奉元。三月，徐达至奉元，张思道遁。明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常遇春进克凤翔，李思齐帅部奔临洮。四月，冯胜师至临洮，李思齐举城投降。五月，徐达下平凉、延安。张良臣以庆阳降，寻叛。八月，徐达克庆阳，斩张良臣。陕西平。

1369 年六月 北元组织反攻。西线扩廓帖木儿遣部将韩扎儿克

^① 《明史》卷 125 《徐达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原州、泾州，为张良臣声援；东线也速复攻通州。韩扎儿被冯胜击败。东线方面 常遇春、李文忠乘势帅步骑九万发北平 经会州 败北元江文清于锦川 败也速于全宁 克大兴州 道新开岭进袭开平。惠宗妥欢帖木儿先已北走应昌。明军拔上都开平 俘获宗王庆生、平章鼎住以下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北元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东西两条战线的胜利 鼓舞了明统治集团。朱元璋认为：“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不灭不已。”^① 1370年 至正三十年 洪武三年 春兵分二路出征 西路大将军徐达自潼关出西安，捣定西，取扩廓帖木儿，东路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 入沙漠 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 不暇应援”。

西路徐达军于四月出安定 驻沈儿峪口 与扩廓帖木儿隔深沟而对垒，一日数战。扩廓遣兵从间道潜劫明军东南垒 明军几殆。次日决战，北元大败，郯王以下 85000 余人被俘 损失战马 15000 余匹。扩廓与妻子遁黄河，得流木以渡，由宁夏奔和林。

东路李文忠将十万大军于二月出野狐岭至兴和 进兵察罕脑儿，擒平章竹真；次开平，降平章上都罕等。

正当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头 妥欢帖木儿患病疾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应昌 终年 51 岁。北元上庙号惠宗，蒙古语尊号乌哈噶图汗。朱元璋“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② 明清习惯称为顺帝。

^① 《太祖实录》洪武三年正月癸巳。本书所引《明实录》均据台湾影印本，后文不再出注。

^② 《元史》卷 47 《顺帝本纪十》。

惠宗病死，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为北元昭宗，蒙语尊号必里克图汗。

李文忠途中获北元侦骑，得悉惠宗已殁，督兵兼程而进，五月围应昌。昭宗已先期与数十骑北撤，李文忠精骑追至北庆州，不及而还。明军克应昌，俘惠宗嫡孙买的里八腊、后妃宫人，暨诸王、省院达官、士卒等，并获宋元玉玺、金宝及驼马牛羊无算。沿途于兴州擒北元国公江文清等，降 37000 人；于红罗山又降杨思祖部众 16000 余人。

自此以后，北元汗廷迁至漠北。

二、北元：大元政权的延续

1368 年（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惠宗北走上都，标志着大元作为大一统的全国性政权已经覆灭。但是上都、应昌和以后漠北的蒙古大汗政权依然存在，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是元朝大元王朝的合法继承者。

创建北元的惠宗妥欢帖木儿，本人就是元朝的皇帝，君临天下达 36 年。自后 200 余年间，蒙古历代大汗基本上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大元的统绪，在蒙古草原上绵延不断。

北元汗廷继续以“大元”作为国号达数十年，此后，一旦条件许可，也总要重新高举大元的旗帜。它对外自称“大朝”“标榜”“受天景命，统承万方”，是“上天眷命皇帝”。^①

^①《高丽史》辛禡世家三年。

元朝作为我国的正统王朝，它的种种标志，诸如整套封建礼制、官制等等，继续在北元所控制的地区施行。

秦汉以来，所谓“传国玉玺”被人们珍视为奉天承运的象征。元朝的那一枚传国玉玺，由惠宗携往塞北。蒙文史料在记述妥欢帖木儿撤离大都时，总忘不了说他：“把可汗国主的玉宝之印褪在袖里出走”。此后历代大汗以玺相传。也先称汗，也要以拥有传国玉玺为受天命的依据，说：“往者元受天命，今已得其位，尽有其国土、人民、传国玉宝”。^①明朝方面对这一点十分敏感，甚至一度成为发动对蒙古战争的目的之一。据叶子奇《草木子余录》云：“高帝谓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少传国玺，一王保保未擒，一元太子无音问。分四路出讨至漠北，大败，死者先后约四十余万人。”^②这是洪武五年的事。20年以后，国子生山东周敬心在上书中说：“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臣民万口一词，为耻不得传国玺，欲取之耳。”^③朱元璋标榜“胡运既终”，他“奉天征讨”，“混一天下，以承正统”。然而为什么象征天命的传国玺仍在北元汗廷，面对传统观念，这位明太祖无法向臣民解释，于是不惜动用暴力。北元在与明朝争夺封建正统的斗争中，无疑处于有利地位。

有好几代大汗仍旧称帝，在位有年号，死后上庙号。妥欢帖木

《明英宗实录》景泰四年十月戊戌。

今本《草木子》（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无“余录”，此由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卷20转引。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卷11《河南扩廓帖木儿》亦引《草木子余录》。此条另见陈建《皇明资治通纪》卷3，明万历刊本。

《国榷》卷九，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己巳。中华书局排印本，下同。

参见曹永年《“传国玺”与明蒙关系》，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儿迁都开平、应昌，仍沿用他的至正年号；至正三十年卒，群臣上庙号惠宗。爰猷识理达腊嗣位，改元宣光；宣光八年卒，群臣上庙号昭宗。脱古思帖木儿嗣立，改元天元；天元十年脱古思帖木儿在内乱中被杀。此后诸汗年号、庙号已不得而知，然据朝鲜《李朝实录》所载，岱总汗脱脱不花仍有年号。^①至于也先篡位，年号添（天元）则见诸汉文资料。所有这些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大典大礼，只要条件许可，依然行之于权力所及的范围以内。现存云南姚安县文化馆的《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碑尾署“大元宣光六年丙辰孟秋上旬吉日”以及大理《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禄丰《李成定墓志》所署“大元宣光”等等，^②是北元年号行之于云南的明证。朝鲜在明初一度逶迤于明朝、北元之间。1369年高丽停用“至正”年号。1377年（宣光七年，洪武十年）复倒向北元，是年二月“始行北元‘宣光’年号”重新奉行北元正朔。^③

北元各级官僚机构 其实际行政效能虽不清楚 但至少在其初年仍大致维持元朝原貌。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宣光元年太尉印”、“宣光五年太尉印”、“天元五年甘肃省左右司印”，^④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宣光二年中书右司都事厅印”^⑤，还有近年吉林发现的“宣光二

^① 《李朝实录》世宗二十四年五月戊辰。

^② 参见方龄贵《云南现存北元宣光纪年文献考述》，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③ 《高丽史》恭愍王世家十九年七月，辛禡世家三年二月。

^④ 罗福颐《北元官印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

^⑤ 陈炳应《北元“中书右司都事厅印”考略》，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年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①以及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发现的‘天元元年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府印’^②等以实物表明当时的官制与元朝无别，官吏的任用仍旧遵循元朝的程序。

中央各部门见于史籍的有中书省、枢密院、翰林院、宣徽院、兵部、礼部等。^③地方机构如辽阳行省建制维持到洪武四年，甘肃行省见于上述‘天元五年甘肃省左右司印’也先时期复置甘肃行省。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大量见于明朝的汉文记载。1387年辽东纳哈出降明，《明实录》记录了纳哈出所部官属将校三千余人的官衔，其中包括王、国公、郡王、太尉、行省丞相、司徒、平章、右丞、参政、知院，各院使、同知、副枢、佥院、院判，宣慰使、副使、佥事、万户、千户、路府州总管、同知、承旨、学士、大卿、司卿、少卿，卫帅府佥事、郎中、员外郎，王府官，蒙古宗人卫副使，客省大使，廉访司使、副，盐运司使、副，卫帅府使，治书，安抚，司农、太、少监，理问、断事、部郎中、主事，兵马指挥，府卫镇抚，崇福司使、副、经历、都事、太医院官，及州、县等官。^④凡此均与元朝完全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游牧经济很快成为北元立国的基础，行省、路、府、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被土绵、爱马克或鄂托克等游牧封建领地所代替，但这些部落的首领仍旧常常冠有太师、太保、太尉、知院、平章、左丞、右丞等等头衔。

张中澍《吉林近年发现的五颗元代的官印》，载《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记要》，载《文物》1987年第7期。

《高丽史》辛禩世家二年十月，三年二月、七月，六年二月。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八月丁丑。

从国号、汗统直至官制等等均沿袭元朝看，北元当然是元王朝的合法继承者。《高丽史》辛禩世家三年二月载：

北元遣翰林承旨孛剌的赉册命及御酒海青来。诏曰：上天眷命皇帝圣旨谕牟尼奴：粤惟我国家受天景命，统承万方。世祖皇帝圣德神功，泽被四表。惟时高丽虽介在海隅，能仰德执义，率先来臣，以顺以忠，帝用嘉之，爰降贵主，俾尔祖启壤三韩，作我东藩，百年于兹。……今以牟尼奴为征东省左丞相、高丽国王。于戏！稽古象贤，期于为治而已。牟尼奴其益懋乃心，保乂我民，毋替若祖为我国藩辅之义，则忠孝之道于是矣。往敬之哉！益光宠命。

这很可能是现存唯一的一件北元诏书。它典型地反映了北元统治集团的自我意识。

谷应泰说：“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不仅惠宗一朝，北元——蒙古 200 余年，都是元朝的继续，是元朝皇帝“大驾北狩”^①，偏安一隅。

诚然，时间在流逝，这一切逐渐淡化，明人谓其“久离中华，渐变异俗”^②；但基本点如汗统等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在我国古代，东周之与西周，东晋之与西晋，南宋之与北宋，姬氏、司马氏、赵氏统绪一脉相承，无非皇室播迁，有的由大一统王朝变为维持半壁河山的小朝廷，人们从不否认它们的传承关系。那么，北元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空前大一统王朝的合法延续，作为我

^① 《高丽史》辛禩世家二年十月。

^② 《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

国历史上的一个局部政权 是无可怀疑的。

三、北元的危机

北元的存在 对朱元璋的明朝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谈迁说：“高皇帝忧在漠北 意未始一日释也。”^① 纵观洪武一朝的全部政策，不能不认为谈迁的判断深中肯綮。

元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统治全中国达百年之久，它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戴，且惠宗北迁^②，而名号尚存^③。朱元璋则是昔日的封建叛逆，倚仗农民起义发迹。因此明初汉族地主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依旧效忠于故元。于是北元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明朝统治的脆弱。洪武初太祖连年用兵，下开平，克应昌，迫使妥欢帖木儿坐不暖席，总想一鼓而下，彻底消灭这个小朝廷。

1370年元惠宗去世，应昌之役胜利，大大鼓舞了朱元璋。他不失时机地展开了颇具声色的和平劝降攻势。是年五月克应昌，六月买的里八腊等送至京师，朱元璋册封他为崇礼侯，告捷于南郊，颁平定沙漠诏于天下，同时遣使诏谕元宗室部落臣民。这份诏书说：

今又遣官寻访爱猷识理达腊 若能敬顺天道 审度朕心 来抚妻子，朕当效古帝王之礼，俾作宾我朝；其旧从元君仓卒逃避者，审识天命，倾心来归，不分等类，念才委任；直北宗王附马部落臣民，能率职来朝，朕当换给印信，还其旧职，仍居

^① 《国榷》卷4，洪武四年九月丙辰。

^② 郑晓《今言》卷2。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所部之地，民复旧业，羊马孳畜，从便牧养。^①

是年十月，复致书爱猷识理达腊劝降，条件似乎进一步放宽：“君其上顺天道 遣使一来 公私通问 庶几安心牧养于近塞 藉我之威 号令部落 尚可为一邦之主 以奉其宗祀。”不过 甘言诱降的同时，大棒仍在挥舞。所谓“若不出此，犹欲以残兵出没为边民患 则大举六师 深入沙漠 君之退步 又非往日可比。其审图之，毋贻后悔！”^② 措辞依旧是咄咄逼人的。

明朝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严重威胁着北元的生存，然而对于在大军压境时匆匆继位的昭宗爱猷识理达腊来说，更加棘手的问题是北元内部。

北元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痕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 岭北宗王、部长们，与大元朝朝廷，矛盾重重，甚而兵戎相见。元室北迁，凌驾于直北宗王、部长之上的文武朝臣，带领自己的军队、扈从匆匆逃到草原。往日的政敌，现在成为主客，矛盾更加复杂化。这是一层。北迁的惠宗妥欢帖木儿和他的儿子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之间；惠宗父亲和朝臣之间，朝臣和朝臣之间，曾经长期捭阖倾轧，混战不休 现在各派政治力量均有人迁来塞北 昔时的恩怨一时无法泯灭。这是又一层。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扩廓帖木儿。1370 年四月扩廓帖木儿兵败沈儿峪 同月爱猷识理达腊即位 君臣二人先后至和林。在元末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扩廓帖木儿时友时敌，恩恩怨怨，纠缠不休。诸如此类的矛盾也必然会带到和林

^①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六月丁丑。

^②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十月辛巳。

来。

不过在当时 内部的混乱和不稳 主要不是因为旧有的矛盾。自撤离大都以来 不足两年的时间里 北元连失秦晋 汗廷亦由上都开平 再迁应昌 三迁和林 漠南无立足之地。崩溃之势如冰山消融 震撼着北元君臣的心灵。许多人精神上的溃灭 比之土地的丧失 后果更难设想。朱元璋一手武装进攻 一手和平劝降的政策 在这样的气氛中产生了效验 北元一些贵族官僚纷纷改换门庭。

1370年惠宗去世不久 应昌即告失陷。两年来一直首鼠两端的高丽 终于下定决心 抛弃北元 于七月“始行‘洪武’年号”^①。

同月 故元参政脱火赤等自忙忽滩降明。明置忙忽军民千户所 隶绥德卫。^②

九月 故元宗王札木赤等自官山降明 明置官山等处军民千户所。^③

1371年(宣光元年 洪武四年)正月 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降明。明置失宝赤千户所一 百户所十一 五花城千户所一 百户所五 斡鲁忽奴千户所一 百户所十 燕只斤千户所一 百户所十；瓮吉刺千户所一 百户所六。^④

同年五月 故元平章魁的斤与兄知枢密院事帖木儿等十四人率部千余人自东胜塔滩之地降明。^⑤

《高丽史》恭愍王世家十九年七月乙未。

②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七月丙申。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九月己丑。

④ 《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正月壬寅。

⑤ 《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五月丙寅。

影响更大的是辽阳行省的背叛。1371年二月，北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因明朝招抚，遣使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兵马钱粮之数，奉表归明。明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以刘益为指挥同知。不久，平章洪保保、马彦翬等杀益，张良佐等又杀马彦翬，复为明守，并上元所授印章、宣敕、金牌。时元平章高家奴守辽阳山寨，知院哈刺章屯驻沈阳古城，开元则丞相也速，金山有太尉纳哈出，彼此依恃，互为声援，刘益之降和明辽东卫之设立，在辽阳地区诸北元势力之间插入一枚楔子，打乱并大大削弱了北元在东北的统治。

局势对于北元来说，是十分严峻的。

四、北元昭宗的“恢复之计”

1370年四月，北元惠宗去世，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继位。至迟在这一年秋冬，他已经到达故都和林。

1371年，昭宗改元“宣光”是为宣光元年。^①年号宣光，实取杜甫《北征诗》“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之意，显示了追随周宣王、汉光武，中兴大元王朝的决心。

北元昭宗即位以后着手的第一项工作，似乎就是整顿朝廷。大敌当前，为维持半壁河山，爱猷识理达腊表现了恢宏的气度。他释前嫌，努力团结各派政治力量，“延揽四方忠义，以为恢复之计”^②。最明显的例子是对扩廓帖木儿的信用。扩廓一度是他的支持者，后

^① 参见方龄贵《关于北元宣光年号的考证》，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4期。
^② 《高丽史》辛禩世家二年十月。

来成为他的主要政敌。扩廓兵败沈儿峪逃来和林，昭宗“复任以国事”^①。据朝鲜方面的史料，昭宗给高丽的诏书里专门提到“顷因兵乱，播迁于北。今以扩廓帖木儿为相，几于中兴”^②。对扩廓寄予厚望。当时扩廓帖木儿的全部头衔是“都总兵、河南王、中书右丞相”^③。北元朝廷实际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领导人，昭宗的第一号助手。扩廓部下的骁将贺宗哲等亦率部至漠北，任用扩廓也就团结了一大批他的部将。蒙古贵族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如太保哈剌章、太尉蛮子、辽东方面的太尉纳哈出、后期的太师阔阔帖木儿等名臣，大多在此时受到重用，崭露头角，成为北元政权的骨干力量。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北元昭宗励精图治，北元朝廷面目日新。密切注视漠北政局的明太祖决不允许故元东山再起，1372年遣大军分道出击漠北，目标和林，企图一举消灭北元政权。

1372年（宣光二年、洪武五年）正月，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雁门，趋和林，为中路军；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由居庸，出应昌，为东路军；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由金兰，趋甘肃，为西路军。各将5万骑，合骑兵15万，三道并进，出征漠北。声势之壮，在太祖朝是空前绝后的。

对于这一关系北元存亡的大决战，某些蒙文资料仅仅记下了一段荒诞的故事。佚名《黄金史》说：

（惠宗）由古北口逃出，乃建巴尔斯和坦以居守，而汉军则筑希尔萨和坦相对峙。据传，在那里，乌哈噶图汗之子必里

《明史》卷124《扩廓帖木儿传》。

② 《高丽史》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二月乙亥。

《高丽史》辛禑世家二年十月。

克图祭“札答”降了风雪，汉军士马冻死殆尽，残部在回归途中又被蒙古兵袭至长城脚下。据悉，那些逃兵烧箭杆取暖，却横死在灶火里。歇后语所谓“汉军出了野狐岭，狐尾变成帽缨子”即由此而起。^①

这段故事，以神话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爱猷识理达腊在战争中取得的辉煌的战绩。

从当时整个军事形势看，明军三路，大将军徐达出雁门直趋和林是主力，威胁最大。昭宗和扩廓帖木儿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首先倾全力击溃徐达的中路军。

徐达军以骁将蓝玉为先锋。二月蓝玉出雁门，扩廓帖木儿派游骑与蓝玉在野马川遭遇，一触即败。初战告捷，明军士气大振，20天以后已挺进漠北腹地土拉河畔。在这里扩廓帖木儿率兵迎战，这位久经沙场的元朝名将竟然也败在明朝先锋官手下，匆匆遁去。徐达、蓝玉益发轻敌追逐，进入扩廓帖木儿与贺宗哲联军的伏击圈中，达“骤与之战，不利，死者万余人”^②。这一场伏击战之激烈，明军之惨败可想而知。徐达高垒深沟以自保，从三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坚持了一个多月，方才率残部返回。明朝方面所记载的这一战役的全过程显示，北元自始就在实施预定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骄傲的明军被扩廓帖木儿牵着鼻子，来到草原深处自投罗网。这一仗就蒙古君臣的军事指挥而言，非常精彩。

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42~4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罗卜桑丹津《黄金史》大体相同，《蒙古源流》不载。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19《徐中山王世家》。另一种说法是“死者数万”见《明史》卷125《徐达传》。

徐达军刚刚败退，李文忠东路军又深入漠北。李文忠出应昌至口温，驻牧当地的蒙古部落弃营夜遁，明军获牛马辎重无算。进抵哈刺莽来，驻牧部落一样惊溃。与对付中路军相似，北元还是执行诱敌深入的策略。顺利到达胘胸河（今克鲁伦河）以后，李文忠以“兵贵神速，宜乘势追之，千里袭人，难以重负”留部将韩政守辎重，命部卒每人持二十日粮，兼程西进。北元由蛮子、哈刺章负责对东路军。他们在土刺河西结阵迎敌，战不数合又退。明军进至阿鲁浑河（今鄂尔浑河），虏兵益众”这才真正遇到蒙古军的第一道防线。仗打得很苦，主将李文忠中矢，双方损失惨重。明军继续挺进和林（至称海，和林偏北的鄂尔浑河一带）蒙古军布置了第二道防线，所谓“虏兵又集”。李文忠再无力拼搏，遂“勒兵据险，椎牛享士，纵所获马畜于野，示以闲暇”^①。相持了三天以后双方撤兵引还。这时大约是六月上中旬。李文忠虽然没有象徐达中路军那样几乎被击溃，损失也很惨重，仅阵亡的高级将领就有宣宁侯曹良臣、骁骑左卫指挥使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神策卫指挥使张耀等数名。《明史》评论是役“两军胜负相当”。其实此次北征，目的是破和林，取王保保，消灭北元；永清沙漠^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徐达中路军，东路李文忠军同样彻底失败了。北元取得了胜利。

撇开总的战略目标，就具体战绩而言，西路冯胜一军差可自慰。冯胜出金兰向河西走廊，在明方为策应主力中、东两路的偏师；北元则意在保卫首都和林，无暇顾及甘肃。所以冯胜及副将陈德、傅

① 《明太祖实录》洪武五年六月甲辰。

② 《明太祖实录》洪武五年正月庚午。

友德进军颇速。傅友德败失刺罕兵于西凉州(今甘肃武威)追至永昌(今甘肃永昌)复败故元太尉朵儿只巴,大获其辎重。于扫林山,冯胜等又败元兵,太尉锁纳儿加等降。元甘肃守将上都驴率所部吏民830户,以甘州(今甘肃张掖)降。师至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守将全城降。复于瓜、沙洲(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败元兵。

宣光二年保卫战的胜利,在明代蒙古史上是一件大事。昭宗与扩廓帖木儿、蛮子、哈刺章等,挫败了朱元璋自北伐以来几乎每战必胜,所向披靡的兵锋,歼灭了明军的有生力量,保卫了首都,并且大大增强了自信心。北元政权,只是在这一仗获胜以后,才初步稳定下来。

明军的进攻打乱了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的部署,战后他又开始执行中兴计划,组织对明朝的全面反击。

元朝覆灭,云南行省仍由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统治。梁王“岁遣使自塞外达元帝行在,执臣节如故”^①。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即遣使臣脱脱,自漠北绕道“西蕃”征粮云南,用明朝的说法是“谋连兵拒我”^②。

高丽在1370年改奉明朝正朔,抛弃了北元。1373年(宣光三年,洪武六年)春爱猷识理达腊遣波都帖木儿等致书高丽恭愍王,说:“顷因兵乱,播迁于北,今以扩廓帖木儿为相,几于中兴。王亦世祖之孙也,宜助力,复正天下。”^③三年以后,扩廓帖木儿致书高丽国

① 《明史》卷124《把匝刺瓦尔密传》。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2《太祖平滇》。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高丽史》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二月乙亥。